

投稿類別：史地類

篇名：

探討波羅的海之路事件背景、始末及其影響

作者：

柯睿信。市立秀峰高中。一年五班

林鈺侑。市立秀峰高中。一年六班

指導老師：

潘瑾筠 老師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今年於香港爆發的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或稱反送中運動)，成為了國際眾所矚目，目的焦點，香港示威者主張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等三大大宗旨來對抗香港政府，以求政府可以撤回逃犯條例，除了靜坐、遊行，在今年八月二十三日，示威者更是組成了"人鍊"向政府提出訴求，這種示威方式便是仿效一九八九年由波海三國(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所發起的「自由之路」活動，波海三國發起此活動的目的是，希望世界諸國能關心三個國家共同的歷史遭遇，並向蘇聯表達三國的獨立立場，有鑒於此事件在冷戰歷史中的重要性，且距今剛好三十年，因此我們打算以此自由之路活動為主題，探討、歸納該事件的背景、始末及其影響。

二、研究方法

透過文獻研究法，以網路及書籍，查找波海三國歷史和自由之路運動資料，統一整理討論，分析這件事對後人的影響。

貳、正文

一、波海三國近代歷史沿革

（一）蘇聯蠶食、佔領及戰前對三國的統治政策(1939-1941)

波海三國被蘇聯佔領，在事件的整個歷史背景中，具有很重要的意義，也是一個一定會討論到的時間點，但此處介於篇幅關係及三國被佔領過程的類似性，將會在後面的論述把此三國視為一個整體，僅在三國背景中做一些簡單論述，及在被占領時間點及三國當政者的部分上加以區隔，以簡化後面的論述。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納粹德國與蘇聯締結《德蘇互不侵犯條約》，該條約中除規定德國與蘇聯的互不侵犯政策外，另外附加了一份秘密協議，在該秘密協議中，德國與蘇聯達成共識，即波海三國為蘇聯的勢力範圍。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國進攻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戰場開始，戰爭爆發後，波海三國由於這種夾在兩強權之間，十分危險的地理位置，不約而同地宣布了中立，試圖明哲保身，不去淌這場戰爭的混水，但即便如此，蘇聯的槍口依然盯上了他們，在與德國共同擊潰波蘭以後，蘇聯開始對此三國展開頻繁的政治行動。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三國中國土最小的愛沙尼亞成為了蘇聯首當其衝的施壓目標，在蘇聯強大的武力脅迫下，愛沙尼亞被迫與其簽訂互助條約，允許蘇聯在其境內設置軍事基地，而沒過多久，拉脫維亞、立陶宛也相繼步上了愛沙尼亞的後塵，與蘇聯簽訂了互助條約。

不過這裡就出現了一個問題，為什麼波海三國會選擇與蘇聯締約的道路呢？與蘇聯比鄰，時刻受到其武力威脅固然是個很大的原因，但並不能完全解答這個問題，因為當三國被迫簽署互助條約時，還有這麼一個國家，同樣與蘇聯比鄰，也面臨了蘇聯逼迫的難關，但並沒有像三國般如此快屈服，而是選擇了用武力來保衛國家主權的方式，那就是三國北邊的芬蘭，因此我們不妨可以比較芬蘭與波海三國的差異，試著分析三國選擇締約的其他原因。

比較兩者的差異，地理因素的影響必不可少，而地理因素又可以分成許多面向，最直觀的，大概就是三國和芬蘭的國土面積差距了，芬蘭雖然獨立不久，但其國土還是有一定的幅員，且在芬蘭的前線，卡雷利阿地峽，除了地勢險要，充斥著沼澤和森林難以行軍，還有芬蘭花了十年構築的曼納海姆防線，此防線擁有八百個地下暗堡，並以交通壕連接。在主要防禦地帶前設有二十到六十公里縱深的緩衝地帶。主要防禦地帶前和緩衝地帶內廣泛設置了許多反坦克設施及地雷，因此還是有一定的防禦能力的。

相比之下，波海三國不但國土面積較小，無法實施大面積的戰略縱深，且國土大多都是平原和丘陵，並無天險可守，且受制於此，其的經濟也沒有芬蘭的所得高，因此很難構築出一條具有防禦能力的戰線來抵抗外來勢力的侵略，從戰略的方面來說，沒有足夠的武力與蘇聯抗衡，是其選擇和平路線的因素之一。

除了靠武力脅迫，蘇聯也採取先禮後兵的政策，向三國亮出了利多的一面，例如，立陶宛的歷史古都——維爾紐斯在波蘇戰爭期間為波蘭所佔領，之後波蘭更直接將其納入領土，一九三九年德蘇瓜分波蘭，維爾紐斯重新劃歸至蘇聯佔領區，蘇聯政府知道，維爾紐斯，不但是立陶宛曾經的最大城市，而且也是立陶宛人夢寐以求，想拿回的精神象徵，因此在互助條約談判期間，蘇聯就曾提出可以把維爾紐斯還給立陶宛的條件來做交換，稱此為「防止德國侵略立陶宛的保護措施」及「蘇聯對立陶宛的尊重及史達林的善意」

拿回維爾紐斯，對於立陶宛來說，是個極具誘惑力的條件，因此，在立陶宛一些政治人物都想達成此歷史大業，因此對政府極盡慫恿之事，稱其為民意所向，其後，立陶宛政府答應了此條約。

至於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方面，蘇聯則是提出了此舉是在保護兩國不被德國侵略的說法，及提供武器、軍事互助的條件來使兩國答應。

而芬蘭方面，在波海三國與蘇聯簽訂互助條約後，蘇聯也曾邀請芬蘭外長赴莫斯科談判，但芬蘭卻持續都未回覆，蘇方進而指責芬蘭沒有波海三國積極，在交換利益上，雖蘇聯也有提出以兩倍的土地換取芬蘭前線數個靠近列寧格勒的群島，但蘇聯所給出的交換土地在當時都是尚未開發的森林地，且除此之外，莫斯科政府還提出芬蘭應該割讓一些靠近列寧格勒的前線土地、允許蘇聯在芬蘭國內建立軍事基地及拆除曼納海姆防線等要求，種種不符合等價交換的條件，最終使得芬蘭政府不願意與蘇聯簽訂互助條約。

在與三國的互助條約中，蘇聯在三國的駐軍人數，立陶宛給予了其兩萬人的名額(等於立陶宛軍隊的人數)，其餘兩國各三萬(已超過兩國士兵的人數)，乍看之下，只有立陶宛取得了平衡的結果，但這種平衡並沒有持續很久，一九四〇年六月，蘇聯以士兵失蹤、三國串連反蘇等藉口，迫使三國修改互助條約，將裡面的駐軍人數增加，此時的三國，內部都已經有蘇聯原先的駐軍，因此更是無法反抗蘇聯的要求，一九四〇年六月中旬，蘇聯向三國發出最後通牒，國土最大的立陶宛最先成為蘇聯的目標，約有三十萬大軍浩浩蕩蕩地往立陶宛開去，只不過，這群新增的駐軍名額並沒有開往軍事基地，而是直取立陶宛的行政中心，戰略要地，同年七月，蘇聯紅軍即佔領了整個立陶宛，同樣的一幕，在七月，也接著在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的領土上上演，根據美國紐約時報報導，共有近五十萬的紅軍，參與了此次佔領行動，在控制三國的領土之後，蘇聯即開始組織親蘇的蘇維埃政府——人民陣線，人民陣線無視三國憲法，雖有舉辦投票，但能投的選項只有一個，一個月後，在一次的集會上，人民陣線一致通過了「請求蘇聯將三國納入領土」的最高決議，而蘇聯接到請求後也欣然地答應將三國納入領土，一夕之間，三國成為了蘇聯的領土，失去了作為獨立國家的身分。

吞併三國後，為了穩定民心及躲過西方譴責，蘇聯首先就向三國的人民保證生活方式一切如舊，但等到蘇聯發現西方對這件事反應不大的時候，他們立馬改變施政方針，首先的舉措就是清算三國的高層政要、軍界人士、警察首長，及民間的一些知識分子、財政菁英、自由作家，這些人的存在被蘇維埃政府認為可能危害到他們的統治，因此蘇

維埃政府對付這些人可謂毫不手軟，逮捕、拘禁、驅逐，甚至殺害都是當局清算的常用手段，包括這三國的領導人在內，也都在這次的清算行動中受道不同等級的處分，且最後都難逃一死，之後，蘇維埃政府更變本加厲，開始驅逐一般的市井百姓，當局把這些被驅逐的人定性為「人民公敵」，例如在一九四一年的六月，光是在立陶宛，即有超過一萬八千的立陶宛人被驅逐，史稱「六月遣送」在蘇維埃政府製造的紅色恐怖之下，三國人民開始對政治噤聲，人人自危的氣氛瀰漫在三國之內。

處置完「人民公敵」後，接著蘇聯即開始著手改變三國的經濟政策，例如實施企業國有化、集體農場等，試圖把三國真正改造成一個共產主義社會。

（二）三國反抗運動(德國佔領&史達林時期)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國發動巴巴羅薩計畫進攻蘇聯，由於事出突然，蘇聯並沒有做好戰爭的準備，因此德軍前期連戰連捷，波海三國也很快就易手為德國的佔領區，當德軍初來乍到，踏入這三國的領土時，三國都有終於獲得救贖的呼聲，他們把德國視為救世主般的存在，相信德國是結束暴政的天使，還有民間百姓自發性的參加德國軍隊，或是組成游擊隊來與德軍共同對抗蘇聯，如納粹德國就曾在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徵召當地人民來組成武裝黨衛隊，在立陶宛則有戰爭後期組成的國土防禦部隊，一九四五年由於蘇軍的反攻及盟軍在西方的登陸，德國自顧不暇，因此希特勒下達指示可以允許部隊中的當地人的士兵可以留下來保衛家園，同時，也有一些德國士兵為避免被蘇軍俘虜而加入了三國本土居民所組成的游擊隊，利用三國繁雜的森林地貌持續同蘇聯抗爭，後世將這些游擊隊員稱為「森林兄弟」森林兄弟也因此成為了三國人民反抗蘇聯統治的典型代表。

森林兄弟對於蘇軍的攻擊無孔不入，防不勝防，而其中又以立陶宛的游擊隊最為剽悍，他們與立陶宛的農民串連，除了襲擊政府，破壞各種設施，阻撓選舉外，還直接與軍隊戰鬥，使得蘇聯損失了八萬人的軍力，而蘇聯為了報復，則開始實施驅離農村政策，驅離農村政策使得游擊隊的攻勢稍微被壓制，然而武裝行動並沒有因此結束，森林兄弟依舊持續抗爭，直至一九五三年史達林逝世，蘇聯治理政策發生轉變，武裝反抗才告一段落。

（三）二戰後蘇聯的統治政策

史達林之死是個蘇聯對三國政策的轉捩點，其後，蘇聯的政治鬥爭愈加尖銳，內務部部長貝利亞成為了首度獲得權力的領導者，貝利亞認為，如果持續與西方對立，將會導致蘇聯的滅亡，為了改善與西方的關係，貝利亞採取不同與以往的政策，給予波海三國政府形式上的獨立，想使三國成為像是蒙古或波蘭般的附庸國家，這種鬆綁的政策，使波海三國人民稍微恢復了一點對蘇聯的信心，但同時，貝利亞的政策也為當時的蘇聯政界所不容，因此貝利亞政府沒過多久即告垮台。

貝利亞垮台後，新繼任的領導人是赫魯雪夫，赫魯雪夫和貝利亞的施政方針雖不盡相同，但他們的共同點就是赫魯雪夫也十分不認同史達林時代的統治方式，其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就曾經大力的批判史達林及揭發他的罪行，並著手開始平反政策，允許部分在史達林時代被非法驅逐、囚禁的三國人民可以回到自己的家園，在赫魯雪夫時代，波海三國內部的政治鬥爭趨向緩和，拘捕減少，驅逐中止，紅色恐怖的氣氛逐漸消弭，三國內的共產黨要職也開始由本地人擔任，但此一政治自由的時光，在一九六四年赫魯雪夫去職時即宣告結束。

一九六四年十月，布里茲涅夫通過政變推翻赫魯雪夫而得以上台執政，布里茲涅夫的上台使得蘇聯在其執政的數十年間陷入了停滯狀態，雖然經濟總體還是略有增長，但發展的速度卻不如以往，在布里茲涅夫的執政下，蘇聯的經濟開始衰敗，這時的蘇聯，連自己的本土俄羅斯都已自顧不暇，其底下的加盟國更是雪上加霜，質疑蘇聯、脫離蘇聯的呼聲不斷出現，波海三國政府也開始重新構思，一味跟著莫斯科政府的方向走，是否為對國家最好的選項。

二、自由之路事件始末

（一）三國政府與蘇聯的交惡

一九八五年，戈巴契夫在布里茲涅夫辭世後接任蘇聯領導人，但由於前任的不當統治及其後的政爭，此時的蘇聯已是千瘡百孔，風雨飄搖，為了挽救蘇聯的共產體制，戈巴契夫開始進行一連串的改革，實施有限度的民主化，為了保全蘇聯，戈巴契夫打算放棄蘇聯外的衛星國，轉而專注於蘇聯的內政，卻沒想到這將是加速蘇聯終結的第一步，而且終結的步伐，就將從波羅的海開始。

戈巴契夫的上台，起初並未給三國人民的生活帶來任何顯著的變化，但漸漸地，一些獨立於蘇聯之外的東歐衛星國，紛紛發生了民主革命，蘇聯基本上已失去對於局勢的控制，輸掉冷戰的結果，也已經無法避免，這些外界的民主革命，跟三國內部那些由海外人士發布，宣傳獨立的報章雜誌相互作用，讓三國境內的人們開始明白，自己擁有爭取更好生活的權利，一九八七年六月十四日，正值蘇聯實施六月遣送，驅逐三國人民四十六周年，拉脫維亞的獨立組織號召人民在拉脫維亞獨立戰爭的自由紀念碑下集會、獻花，之後其他兩國的獨立組織紛紛效仿，三國的一些流行歌手也選擇以音樂的方式來喚起人民對民族的認同，此一連串用歌曲表達獨立意願的運動被稱為「歌唱革命」受到歌唱革命的影響，三國的共產黨先後與蘇聯的共產黨決裂，並修改憲法，賦予本國的蘇維埃政府有「反對蘇聯法律的權力」。

（二）事前籌備

在波海三國發起歌唱革命訴諸理念的同時，距離《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的五十週年也即將到來，由於臨近這個歷史上的敏感時刻，波海三國與莫斯科的關係日益緊張，一九八八年，為了舒緩劍拔弩張的情勢，蘇聯首次批准這些示威合法，沒有逮捕示威者，

摸清蘇聯的態度後，三國的社運人士遂決定在《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五十週年的當天發起特別大規模的示威，且採用人鍊的方式來進行，人鍊的方式由誰何時提出至今不詳，但此一新穎的示威方式很快就獲得了三國社運人士的認同，八月十二日，三國社運人士派出代表簽訂正式協議，三國的蘇維埃政府也很快就批准了示威的請求，愛沙尼亞政府甚至把示威當天的日期設為公眾假期，以解決雇主不讓員工參與示威的爭端。

示威的主辦機構為確保人鍊不受到干擾，預先在地圖上明確標出三國城市、鄉鎮和村落的準確位置。交通不便者可乘坐免費巴士。全國均投入籌備工作，連之前置身事外的郊區也積極參與。

（三）示威開始

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波羅的海自由之路」活動如火如荼的展開，三國加起來共有兩百萬人參與此次示威，從維爾紐斯開始，沿高速公路，經過三國的重要城市，最後到達愛沙尼亞首都塔林，全長約六百公里，當地時間晚上七點，人鍊連接完成，示威者和平地牽手十五分鐘，除此之外，一些地區也舉辦了聚會，他們或是邀請僧侶來舉行彌撒，或敲響教堂鐘。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的人民陣線領袖在兩國邊界會面，舉行一場象徵性的喪禮，豎立一支大型黑色十字架，還在地上放置了三副棺材，其上蓋著三國的國旗，棺材的上面，則是架著納粹德國與蘇聯的旗幟，象徵著那些德蘇暴政的死難者、「森林兄弟」、遭驅逐的人、政治犯，和其他被標籤為「人民公敵」的人，在喪禮上，示威者手持蠟燭，誠心悼念，此次示威的動員人數之多，成功引起了整個世界的注意，根據當時的空拍影像表示，人鍊即使是在最偏遠的鄉村地區，也幾乎是沒有斷開的。

（四）外界反響及影響

自由之路示威的發起，使蘇聯當局受到巨大的壓力，蘇聯廣播電台發出聲明，使用嚴厲的言詞警告波海三國，指責示威群眾歧視少數族群，威嚇仍然忠於蘇聯理想的人，並批評地區政府沒有阻止這些行徑。蘇共稱自由之路會造成災難性的結果，同時也號召三國境內的農民與工人挺身對抗示威，捍衛蘇聯的理想，總的來說，此聲明具有多重的意思，一方面間接威脅使用武力，一方面則表示蘇聯還是希望以外交手段，不流血解決紛爭。

除了蘇聯，西方國家也對這次自由之路的示威有所回應，美國總統喬治·赫伯特·華克·布希和西德總理科爾主張示威應以和平的方式進行，譴責蘇聯的威脅，至於聯合國方面，三國的社運人士有向聯合國的秘書長發表聯合聲明，表示三國人民受到蘇聯的侵略威脅，聯合聲明傳到聯合國後，蘇聯原本堅定的立場立刻軟化，但莫斯科政府還是一直堅持把三國留在蘇聯境內，是解決一切混亂的唯一方法，因此並沒有深入檢討此次示威的根本原因。

自由之路不只引起了外界的注意，也對世界上其他的共產國家產生了不小的影響，自由之路喚起了這些國家人民的自由意識，也打擊到了在各國統治的共產黨政府，加深了這些國家政府與人民的緊張程度，沒多久，東歐的這些共產主義國家也紛紛發生革命或是政黨輪替，

雖然這些國家改組政府的手段不盡相同，但有一點共通的是，在這波民主化浪潮中，各國的共產政府紛紛垮台。

（五）重建獨立

自由之路活動結束後，三國的政府與民間都開始進行未來政策要如何轉變的討論，在立陶宛，蘇維埃政府舉行了大選，但此次大選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的選舉名單上多了其他的

政黨選項，而打破了以往只有共產黨一黨獨大的局面，最終，選舉以立陶宛的獨立組織——薩尤季斯全面勝出告終，薩尤季斯上台執政後，政策目標立即轉向為要讓立陶宛成為獨立國家，一九九〇年二月九日，立陶宛政府舉行獨立公投，獨立選項以壓倒性的優勢勝出，三月十一日，立陶宛政府正式宣布恢復立陶宛的獨立地位，並通過臨時法(憲法)，成為第一個脫離蘇聯獨立的加盟共和國，之後，三國中的其他兩國，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也先後在一九九一年的八月二十日，二十一日宣布獨立，截至一九九一年底，西方大部分國家承認波海三國的獨立。

（六）波海三國現況

1、經濟現況

波海三國獨立之後進行結構性改革，轉投自由市場經濟，同時積極融入西方，就是想在經濟上盡量減少對俄羅斯的依賴，經濟體系在二〇〇四年更是決定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歐洲聯盟，加入歐盟對三國經濟有巨大的幫助，歐洲的市場，加快三國的經濟轉型，也帶動許多外資，即使受二〇〇八年金融海嘯衝擊，也能迅速重振回來，現在波海三國人民 GDP 遠遠超越俄羅斯人，三國屬於高收入經濟體也是人類發展指數極高的國家，三國後面也陸續加入北歐投資銀行，波羅的海國家理事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歐洲理事會，申根公約和歐元區。

2、與俄羅斯的關係

獨立以後，三國與俄羅斯的關係也是個值得探討的議題，有鑑於半世紀以來的蘇聯的獨裁統治歷史，目前三國除了把自由之路的舉行日八月二十三定為「歐洲史達林主義和納粹主義受害人紀念日」在拉脫維亞跟立陶宛國內，更是有法律明令禁止懸掛蘇聯國旗與其他有關共產主義的標誌，至於愛沙尼亞則針對這議題在討論當中，由此可見三國並沒有對這歷史上的糾葛釋懷。

二〇一四年克里米亞危機後，出於對地緣政治的擔憂，三國又再次對俄羅斯起了戒心，擔心俄羅斯會有再次入侵的可能，所以紛紛採取符合自身國情的應對措施，如立陶宛就恢復了自二〇〇八年中斷的徵兵制度，開始強化本國軍力，同時也加強與北約其他

成員國的合作關係，北約也因此時常在波羅的海舉行軍演以嚇阻俄羅斯，以上兩點都不難看出，目前三國與俄羅斯的關係，並沒有到非常融洽的程度。

參、結論

自由之路活動不只對當世的世界局勢造成影響，對後世的人民效仿，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在二〇〇四年，台灣即有效仿自由之路的二二八牽手護台灣示威活動，目的是反對中國大陸部署針對臺灣的飛彈設施以及支持反飛彈公投，此人鍊當時共有兩百萬人參與，也是臺灣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無獨有偶，在國外，也有效仿人鍊的示威活動，如二〇一三年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之路及今年在香港所舉行的香港之路，雖上述人鍊的主辦方並沒有都稱是效仿自由之路，但以此為靈感發想的亦不是完全沒有 由此可見自由之路的影響力至今仍然存在，絕不是個過去了就消逝的活動。

同時，在這次的活動中，三國人民英勇無畏的抗爭精神，也很值得後人借鑑，對比台灣目前的國際處境，雖說和波海三國的情況並不完全一樣，但有一點相同的是，不論是當時的波海三國、還是現在的台灣，在國際上，都遭遇到了專制政權的威脅，因此我們不妨可以藉著自由之路的事件來反思，面對專制政權，我們應該採取怎樣的態度來應對，才是上策。

肆、引註資料

張明珠 (2004)。波羅的海三小國史：獨立與自由的交響詩。臺北市：三民書局

蘇瑞銘 (2011)。波羅的海的美麗與哀愁：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臺北市：華城圖書

葉俐緯 (2018)。哥倫比亞和立陶宛加入經合組織。中央通訊社，2018 年 5 月 31 日，中央通訊社，<https://www.cna.com.tw/news/afe/201805310241.aspxx>

李欣芳 (2019)。2004 年牽手護台灣 五百公里人鏈 宣示捍衛家園。自由時報，2019 年 8 月 11 日，<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1309805>

綜合報導 (2019)。民主抗爭！「香港之路」人龍長達 60 公里 超過 21 萬人牽手相挺。自由時報，2019 年 8 月 24 日，<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894554>